

学习应当充满乐趣

过去两个月,我去了泸沽湖的达祖小学。我到达祖小学的任务,是要组织一个学生合唱团,我们合唱团里有一个特殊的孩子叫李明富,今年 8 岁,从小就听不见,每次合唱都跑调,很不适合成为合唱团的一员。

但是,他每次唱得那么竭尽全力,你看他的表情、他的眼神,就仿佛唱歌是他生命中最幸福和快乐的事情。碰到李明富,我心里也有过挣扎。但我最后还是决定,让李明富留在合唱团里。

因为我觉得,我们并不是要组建一个中国最好的少儿合唱团,我有一个更大的目标,那就是让这些孩子知道,他们会有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。

我们的合唱团里还有一个团长,叫何妞。她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,在学习等各方面也都非常出色。

有一天我问她:“我几乎找不到你有什么缺点,我看你每一天都露出特别灿烂的笑容。你能不能告诉我,到目前为止,让你最难过的事情是什么?”她对我讲了一件让她最难过的事。

她说,她从小是她爷爷带大的,她和爷爷有很深的感情。有一天她放学回家,她爸爸突然对她说爷爷快不行了,她整个人就崩溃了,要闯进屋子里去找她的爷爷。家里的亲戚站在门口,拦住她不让进去,他们说这种时候,如果孩子进去,有可能把老人惊着。

何妞其实很不愿意,但还是被带

到旁边的一个小房间里,把作业本打开,开始写作业。其实她根本无法集中精神写作业,也不知道在作业本上写些什么。

大概过了 20 分钟,何妞说:“我写着写着作业,突然就听到了海螺号的声音。”在纳西族,每一个人都知道,只要海螺号声响起,那就意味着有一位亲人离开了这个世界。

何妞在对我说这件事的时候,一直在哭。如果挚爱的亲人离开了这个世界,谁都会很伤心的,但是,我和这些孩子朝夕相处,我更加能够理解何妞对这件事如此无法释怀的原因。

这里的孩子和其他地方的孩子很不一样,他们长大以后很少外出打工,常常听到有的孩子说:“我是坚决不会出去的。”

他们特别深爱这片土地,你能感觉到他们什么都不怕,但唯独害怕和自己的亲人分开。

这些情感深深地打动了。于是我做了一个决定,让这些孩子把我创作的一首歌——《那年我五岁》,在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演出中合唱出来。我修改了原来的歌词,替他们写下了完全属于李明富、属于何妞、属于每一个孩子的故事。

也就是说,他们合唱的时候,完全是在唱他们自己的故事。之前我们排练了很多次,但是我完全没有想到,最后

一次演出的时候,几乎所有的观众,其中很多人和他们没有任何一点关系,全都热泪盈眶。

因为这些孩子的歌声实在是太动人。其实他们有很多的问题,比如发音不准,但是这些孩子没有被现代生活所矫饰的一尘不染的歌声,是直指人心的。

在那个时刻,这些孩子所唱出的,是他们对自己的父母、亲人的情感,是对自己未来生活的渴望。那一刻,我被震撼了!我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歌声,没有见过他们眼中那样纯净的目光以及他们身上所绽放的巨大能量。

在这样一个地方,孩子们纯净没有受到城市的熏陶,他们光是笑容就可以治愈心灵,他们的行事风格也是那么的单纯,这一切无疑对我来说是一个深深的治愈。

在生活的压力下,每个人都非常的劳累,但是在这个时候,这群孩子出现了,他们天真、活泼、为了很简单的事情很努力,光是看着他们的努力的样子,和他们在一起做一件事情,就会被他们的天真无邪所治愈。大概这就是羡慕吧,羡慕他们身上那份自己已经消失的单纯。

最后孩子们成功的演出了,他们的演出感动了很多,也治愈了很多,所以今天,我在这里要特别对这些孩子道一声“谢谢”。 摘自《意林文摘》

蝈蝈的生存哲学



去市里办事,打的,刚上车,就听到了一阵异样的叫声。吱——吱吱——应该是蝈蝈的声音。这隆冬时节,哪里会有蝈蝈?我四下里找,心想,可能是一个电子玩意发出的声响吧。

司机师傅看出了我的心思,说,你是在找蝈蝈吧?我点头“嗯”了一声。他拍了拍自己的腰,说,在这里呢。见我满脸狐疑,师傅一撩衣襟,只见他的毛衣里,鼓鼓地揣着一个筒形的东西。师傅放下衣襟,笑笑说,贴着我肚子的,是个竹笼子,你要找的蝈蝈就在里边呢。

我说,大冬天的,怎么会有这玩意?师傅看了我一眼,说,花鸟市场上有卖的呢,有贵的,有便宜的,我这只 3 元,是最便宜的。这么冷的天气,它怎么活下来啊?我表达着自己的诧异和不解。这个玩意儿啊,好养活,开出租车是个累活,有它的叫声做伴,解乏,也解闷。蝈蝈这种东西活得傻。师傅一边开车,一边和我唠叨蝈蝈的事情。它几乎什么都吃,白菜帮子,烂青菜叶,甚至,你给它一根葱,一头蒜,它也吃。饿几顿也行,吃撑着也没事,好养活着呢。

那它需要喂水吗?我不失时机地问。需要,但也是有一口没一顿的,即便两三天,你不管它,它也没事。这个小东西,按说大冬天的,它活着不容易,可是只要暖和点,别冻着它,它就快乐地为你叫个不停。有一天晚上,我把它放在暖气管旁边,它竟然叫了一宿。我喜欢蝈蝈,就是喜欢上了它的这种傻活法。人这一辈子,要都像蝈蝈,就没有烦恼了。说到这里,师傅笑了笑,说,不怕你笑话,我一直以蝈蝈的活法自勉呢。

他见我一愣,笑笑,不瞒你说,我家里的情况并不好,妻子下岗好几年了,一直在街上摆地摊,风里雨里的,挣几个零花钱,我开出租车的钱,几乎都花在两个上中学的孩子身上了。家里还有一个瘫痪在床的老母亲,药瓶药罐的,也已经好多年了。接下来的路途中,师傅为我讲述他人生中遭遇过的种种苦与不幸,然而,从他的语气中,我并没有听出多少抱怨与哀叹。我说,人这一辈子,活着真难。师傅说,其实,也难也不难,要都像蝈蝈这么活着,不会有多少不开心事情。你看我们家,苦是苦了点,每天晚餐的时候,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,有说有笑的,日子也一样有滋有味地过……眼前这位师傅,他把蝈蝈的傻奉为生存的哲学,苦也好,难也罢,不苛责自己,也不苛责生活,在平和中寻觅着底层生活的自足与幸福,这才是活着的大智慧啊!

我下车的时候,蝈蝈的叫声又起,吱——吱吱——这是一只蛰伏在尘世的蝈蝈,对生活的快乐宣言。

摘自《读者文摘》

垃圾分类是道智商题

最近每天早晨叫醒我的不是闹钟,也不是梦想,而是厨房里的垃圾袋。上海垃圾分类新规定落实第一周,我创造了连续 3 天错过垃圾箱开放时间的尴尬纪录。

家里的香蕉皮和鱼骨头在梅雨季节的催化下,散发出有机化肥的优雅清香,顺便引来了不少小飞虫前来观光,俨然形成一个完整生态链。

小区垃圾箱营业时间是早晨 7 点至 8 点半和傍晚 6 点至 8 点,算得上平易近人。但对于我这种作息 996、经常半夜加班的黑眼圈上班族来说,简直是完美错过。

垃圾分类实行第四天,我梦见自己被归类成有害垃圾,在即将被丢进焚烧炉那一刻,我猛地惊醒,连脸都来不及洗就冲下了楼。待我走到投放地点,一位大妈喊住了我,发出了灵魂拷问:“你是什么垃圾?”

我有点蒙圈,虽然自己衣冠不整,也不至于垃圾啊!难道噩梦成真了?两秒钟回神,原来这是个设问句。大妈

用福尔摩斯般的冷厉眼神扫描了我的两袋垃圾,提出了若干整改意见,并通过薯片和方便面残留物分析出我是一个亚健康熬夜青年。

临行前,大妈递给我一张垃圾分类投放指南,并指出我的环保意识不及格,需要回炉再造。看着元素周期表似的指南,我陷入了沉思。

干果壳和干垃圾同姓,但它却属于湿垃圾,湿纸巾却属于干垃圾。鸡骨头属于湿垃圾,但猪大骨属于干垃圾。报纸图书属于可回收垃圾,但餐巾纸被开除了籍籍,属于干垃圾……自高考结束以来,我的智商从未被如此挑战过。

心情复杂的不止我一个。清晨遛狗的男青年站在垃圾箱前不知所措:“狗屎怎么扔?包狗屎的纸呢?”不远处,热心大妈又在给一个姑娘科普:“你这奶茶得分三次扔,先把奶茶喝干净,里面的珍珠要丢到湿垃圾,杯子扔到干垃圾,再把杯盖丢到可回收垃圾,记住了吗?”

看来得经过几个星期的实践探索,

广大青年才有机会入门这套垃圾分类指南。在此之前,我是没有底气面对志愿者大妈炙热的眼神了。这几天微信群里有人哀号“996 不配拥有扔垃圾自由”,也有人大开脑洞,捕捉到了商机。

“大胆预测,一大波代扔垃圾 APP 即将上线,说不定还会有创业家整出个共享垃圾桶,扫码即开,24 小时营业!”这么看,让人脑壳疼的垃圾分类,说不定真能孵化出创业新星。

想到未来每天都早起,还要认真研读分类指南,心情有点糟。不过我明白,上海的垃圾分类新政策已经相当温柔了。

要知道,日本的垃圾分类简直比微积分还复杂,他们的分类说明书有整整 34 页。玩笑归玩笑,推行垃圾分类终究是造福人类的好事。为了达成目的,经历一些小磨合、小波折,算不得委屈。

相信在不久的将来,每一片垃圾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垃圾桶。这是一件好事,也是一件大事。

摘自《意林》

